



史托姆中篇小说选

重 庆 出 版 社

史 托 姆
中篇小说选

〔德〕 史 托 姆 著
黄 贤 俊 译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二年·重庆

Theodor Storm
Sämtliche Werke

本书根据Georg Westermann
in Braunschweig版本译出

史托姆中篇小说选

黄贤俊译

重庆出版社出版 (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875 插页3 字数176千
1982年4月第一版 1982年4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: 1—28,600

书号: 10114·3

定价: 0.72元

前 言

德国十九世纪著名的抒情诗人和小说家特奥多尔·史托姆(Theodor Storm)曾经说过:“我的小说是从抒情诗发展而成的。”实际上,他的小说可以称为叙事诗或诗的小说。现在,我在这里给亲爱的读者介绍他的四篇比较成功的作品。

史托姆于1817年出生于当时还在丹麦统治下的德国北部石勒苏益格——荷尔斯泰因州(Schleswig-Holstein)的滨海小城胡苏姆(Husum),父亲是律师,母亲是富商的女儿,属于古老的贵族家庭。年轻的时候,他在基尔(Kiel)和柏林攻读法律,毕业后回到家乡当律师。在这时期,他搜集了民歌、传说和童话,同时开始写作诗歌,他的诗受爱德华·莫里克(Ednard Mörike)和浪漫派抒情诗人的影响。1848年,德国北部爆发了反抗丹麦统治的人民起义,史托姆投身于这一民族斗争中,写出了不少的爱国诗篇。起义失败后,他受不了丹麦人的压迫,便离开家乡,到波茨坦(Potsdam)任法院推事,度过了整整十年的流亡生活。直到1864年,丹麦军队被迫撤离德国,史托姆重返故乡,

担任行政长官。三年后，由于不满当时“俾 斯麦的 强盗政策”，史托姆退出政界，专心从事写作，给我们留下了丰硕的精神财富。1888年，他在哈德马尔申村（Hademarschen）逝世，终年七十岁。

十九世纪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替时期，史托姆生当其会。从他五十七篇中、短篇小说和童话作品中，不但可以窥见他晚期的浪漫主义进入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发展过程，而且也标志着时代潮流推移的痕迹。

史托姆的作品当为我国读者所熟悉，早在“五四”时期，他的著名小说《茵梦湖》（Immensee）就已介绍到了我国，对当时反封建运动起了一定的影响。以后又陆续介绍了他好几篇小说，这些作品以其接触社会生活的主题和优美的笔调，吸引了广大的青年读者。

本集所收的四篇中篇小说，均系新译，都是史托姆晚期（1864—1888）的作品。这时期小说的内容与初期（1847—1852）富有诗意的生活片断已经不同，而且比中期（1853—1864）更进一步。它既有严密的结构，又有社会的内容，题材更加多样化，人物更具社会性，因而批判社会的现实主义的色彩也越见浓厚。史托姆的晚年作品，可以说已进入成熟时期，即从浪漫主义走向现实主义，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造诣。

《基尔希父子》（Hans und Heinz Kirch 1882）和《箍桶匠巴施》（Böttjer Basch 1886）均是史托姆的代表作。这两篇作品都是以父子关系为主题的，但人物性格迥不相同。《基尔希父子》的故事是史托姆于1881年秋到圣港去探望他

的女儿时听到的，于是把它作为小说的题材。《箍桶匠巴施》则取材于他的家乡，对话多用北德方言——低地德语(Plattdeutsch)，富有乡土气息。在这两篇中，作者塑造了两种不同的人物形象：一个吝啬贪婪，与人无亲，唯钱是问，地道的守财奴的典型；一个善良忠厚，热爱亲生的儿子，具有劳动人民的高贵品德。汉斯·基尔希是前篇小说中的主人公，他靠着节俭和苦干起家，从一个海员一跃而成为小船主，并且爬上了下议院的席位。他开始只有一条小帆船，在东海一带揽运谷物和面粉；冬天时所有船员都呆在家里烤火，他却驾着小帆船到处奔波，终于发家致富，可算是资本主义初期的代表人物。他视财如命，锱铢必较，常用“不管谁都不许浪花一文钱”这句话来教育他的妻子和儿女。作者通过一些情节刻划他的性格，其中最典型的，便是儿子出外航行，从外地寄回一封欠资的信，邮差向他索取三十个先令的欠资邮费，他竟然分文不付，将原信退回。同时，他认为儿子连邮费都付不起，不是穷困就是没有出息，像这样的儿子对他毫无用处。儿子一气之下，便在外地流浪了十七年；后来虽然回到了家，但与家中人始终落落寡合，最后弃家出走，不知所终。这个老人临死时想再见儿子一面，但已经不可得了！与此相反，后一篇的主人公箍桶匠巴施靠手艺过活，他五十岁才结婚，只度过短暂的幸福生活。他爱自己的妻子，妻子死后，朝思暮想，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独子弗里茨的身上。弗里茨到美国淘金去，传闻儿子被人刺杀了，金子也被人抢走了，他悲痛万分。后来连相依为命的小鸟儿也不见了，人也老

了，由绝望而寻死，终于为人救活，卧病在床，奄奄一息。最后，飘泊在外的儿子回来了，继承了他的箍桶旧业；被人盗去的鸟儿也送回来了，他的病得以痊愈，父子重逢。作者以他生花妙笔，通过各种细节描写了两个人物的典型性格，使形象跃然纸上，给人无限的感染力。

在《约翰·里韦》(John Riew' 1885)中，史托姆又塑造了另一个高大的形象。主人公船长里韦自与妻子离婚后，终身不娶，助人为乐。他有个也是当船长的好友，因醉酒过桥时跌在水中淹死，丢下了寡妻孤女，这位老船长便把她们的生活完全承担起来。他爱朋友的女儿安娜如同亲生，不料安娜为一个冒充男爵的骗子所诓骗，生下了一个私生子，安娜悔恨交加，船长百般劝慰，决意把这个孩子造就成为有用的人，而且对她说：“我不外是你的伯伯，年逾六十，明儿我写下遗嘱：凡我所有的都授给你和你的孩子。再过几年，你还可以称为我的妻子……你可用不着成为老姑娘而担忧啦！”可是，安娜反对这样做，始终认为耻辱是不可洗涤的，终于投水自杀。船长里韦把安娜安葬之后，便把孩子带在身边，抚养成人，最后造就这孩子也当了船长。全篇使用了“框形结构^①”，用篇中主人公对往事回忆的方法，以娓娓动人的叙述，体现了船长里韦的高大形象，描写细腻，传神绘采。

另一个中篇《缄默》(Schweigen 1883)，描写一个出身于容克森林贵族的青年林务官鲁道夫，身受神经病的折磨，

① “框形结构”是通过回忆的形式，把故事框在里面。

他的母亲听从家庭医师的意见，寄希望于通过结婚来治愈儿子的病。于是母亲把他带到自己少年时代的女友、乡村牧师的妻子家去度假，与牧师的女儿安娜结识、相爱、而结了婚。母亲告诫儿子说，千万不能把病情告知他的妻子，所以安娜始终蒙在鼓里。妻子安娜非常贤慧，照料丈夫无微不至。他一直感到内疚，认为欺骗妻子等于犯罪。病患者每遇听到或见到与自己无关的偶然事件，时常惶惶不可终日，产生了种种离奇的想法。最后他在家里留下遗书，把病情告诉了妻子，持枪到森林中去，准备自杀。妻子闻讯赶往阻止，但因怀孕在身，最后出血而病倒。在打破了多年的“缄默”之后，他的心里轻松多了，病也好了。作者在本篇中塑造了神经病患者的形象，描写病人的心理状态曲尽其妙。

上面说过，史托姆善于用诗笔来写生活片断，饶有诗情画意。比如在《箍桶匠巴施》中，孩子希望妈妈生个妹妹，但结果妈妈却在产后去世了，作者这样写道：

“他(孩子)正想着，愿望更近于实现了。可是，鸛鸟并不只是带来襁褓，还是带来了黑纱。于是屋子里到处堆满环形饼，这可是死人环形饼，而弗里茨就坐在通往阁楼的楼梯上，泪流满面地吃着。”

这里必须作点解释：德国民间说法，鸛鸟会给家庭送来孩子，又按北德风俗，家里死人，要吃环形饼。在这里，作者不作详细的叙述，只是寥寥几笔，把事情交代明白，写

得很形象化，达到“以少胜多，情貌无遗”的效果。

对于一对青年男女的结婚，作者也不作烦琐的描写，比如在《緘默》中，他只写上这么几句：

“冬天到来了，在这期间，牧师家里许多人手都孜孜不倦地为年轻的林务官夫人办嫁妆。……”

“在四月初的春日，作为父亲的牧师，这一次给自己以“主婚人”的荣誉，把一对青年的双手交叉放在一起。……”

他着墨无多，只是起画龙点睛之妙。像这样的例子很多。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史托姆在这些方面所具有的独到功力。

黄 贤 俊

一九八一年五月三十日



Th. Storm.

1	基尔希父子
78	箍桶匠巴施
141	约翰·里韦
206	緘 獸

基尔希父子

在东海的一个海岸高坡上，紧挨着水边，横卧着一座小城，它寂无生气的钟楼鸟瞰着这儿的海面，已有五世纪之久。一个狭长的岛屿，从陆地横断伸出来几百米长，那儿的人管它叫做看守岛。一到春天，就有海滨鸟和水鸟的不停叫闹声从那儿向城市传过来。天气晴朗的时候，在那形成海峡彼岸的小岛之上，总是浮现出赤褐色的屋顶和钟楼的塔尖；一当暮色苍茫，这个景象就随之消失，接着便有两座点亮了的灯塔，把一道闪光越过黑海往沙滩这边投射过来。尽管如此，但谁作为异乡的客人，在城里上上下下的街道上踽踽独行——那里到处有粗铺石块的台阶，越过街头通往许多小屋去——便有一种与世隔绝的偏僻印象油然而生，特别是当他从陆地这边翻过重叠的山岭向这儿走下去的时候。不久以前，在市场上的一座支架里，就像一二世纪前那样，还挂着一只所谓市民钟，每到晚上十时，教堂塔楼的钟一敲，它也跟着响了起来，而且传到仆役那里，甚至连不必听这呼唤的良家子弟也会听到；因为紧接着，人们在街头上下走动，传来一片价钥匙在家家户户的

屋门里转动的声音。

可是，在这小城里居住着一些精明强干的人，世系悠远的市民家族，他们并不依靠住在周围的大地主的财势。有一小批富商便从他们中间成长起来，他们比较堂皇的住宅，在绿荫扶疏的菩提树后面，都有一片宽阔的空地，间或隔断一排排的低屋。然而，直到最近十年前，出身于这些市民家庭的孩子，也都统统走上了这条道路——他们的父母和祖先就在这条道路上，达到家财万贯并取得市民应有的权力。只有少数人醉心于科学研究，甚至在有学问的市长们中间，也几乎没有一个曾经是本地人。不过，每逢教会学校举行年终考试时，教长便向一个个男孩子问道：“我的孩子，你想做什么人？”接着，孩子霍地从他的坐凳站起身来，冲口回答道：“船员！”于是从船上学徒，成为一个家族的船长，一只自己船上的船长，然后以大约四十年的船主，不久充当出生城市的议员，这便是资产阶级荣誉的程序。

由一个邦公爵于十三世纪建造的教堂的圣坛上，有宽敞的船主席位，为了做晚祈祷，墙壁上装有华丽的金属灯架，灿烂夺目，使悬在天花板上带着全套帆具的三桅船模型都辨认得出。在这个座席上，凡是进行过舵手考试并拥有自己船只的每个公民，都有参加的权利，就是转入商界的人，城里第一批船主，也是如此。当时他们的妻子坐在教堂的下首，他们便在这上头船长中间做晚祷，因为他们仍然和主要是富有航海经验的人物，而且这儿，那浮动不已的小三桅船便是他们家庭的标志。

这是可以理解的，好些出身于小市民阶层的年轻海员或舵手在进入教堂时，不是出于虔诚，而是出于一种虚荣的要求，想在那上头也获得一个席位；而且尽管布道何等感人，但他并不抱着虔诚思想，而是由于尘世的一时冲动，决心回到自己的住处或船上去。

汉斯·亚当·基尔希便是属于这些勤劳奋发的人物。由于不倦的苦干和节俭，他从一个海员一跃而成为船主；当然，这只是一条小帆船，因为他的资金只够做到这样，可是他不断努力，一到冬天，所有其他船员统统坐在家里围炉取暖，他却驾着小帆船上东海去，不仅代客运载货物，而且为了自己的收入着想，又揽运周围一带的产品，包括谷物和面粉，到大小港口出售。一当外面潮水肯定在海湾前面发生威胁时，他也把自己的船只绑在木桩上，自己便坐在那边的船主席位上，坐在出生城市的士绅中间做礼拜。但还没有等到开春，他又回到自己的船上，人们在东海各港口，都认得有个瘦小的汉子，身穿肥大而晃动的蓝色海员上衣，驼着背，向前搭拉着黑发的脑袋。他到处被人挡住，跟他攀谈，但他只短短回答几句，他没有时间，举步时好像从舷梯跑上去，人们见他急忙忙地穿街过巷。如此自强不息，终于取得了成果。不久，他从祖传的房屋之外，添置了一块草地，够他夏冬季候养活两条牛，因为当船只下水时，这两条牛便可下地继续做农活。几年前，汉斯·基尔希悄悄地娶了一个妻子，她先做至今还在经营的街头摊贩，后来兼做牛奶生意，现在也能够喂养几头猪，充作船只在贸易航行时的食物。一反他平日的行为举止，他从一

个穷乡村教师的家庭里，把妻子带到家里来，由于她了解丈夫的性癖，此外也害怕丈夫一惯会发火，便省吃少喝，使得丈夫每次回家，都会发现家里存有好大一堆的零用钱。

几年以后，在这种荣誉中，一个男孩子诞生了，而且受到同样节约的教育。“不管谁都不许浪花一文钱！^①”这句话不胫而走，传遍全城。当汉斯·基尔希的妻子因忙于干活，买了一块糖浆饼哄弄孩子的时候，他便把这句话给她投过来。尽管他是个与吝啬相接近的精灵鬼，但船长仍然不失为一个可靠的生意人，他拒绝接受任何不恰当的利益，这不仅由于天生的诚实，而是更甚的是由于他的虚荣心。她已经取得了船主的席位，目前更高的荣誉在他思想前面摇悬不定，那是他丝毫都不愿放弃的，因为市议会会议室的席位，纵使绝大多数属于世家巨族，有时却也被小市民阶层出身的人占为己有。无论如何，要给他的海因茨开辟这方面的道路，人们倒是说过，他是他父亲的翻版：一双坚定地向外探望的眼睛，一头黑褐色的鬈发便是他父亲的遗传，他只是没有驼背，却有母亲苗条的身材。

汉斯·基尔希所具有的温柔性格，他都给了他的孩子。他每次归来，便在看守岛前面用望远镜瞭望一下，是否能在港口上瞧见自己的孩子；后来靠岸之后，母子来到甲板上，他还没有来得及把手伸给他的妻子，表示欢迎，总是先把小海因茨抱了起来。

海因茨到了六岁，父亲头一次带他出去航行，正如他

① 此处原文系低地德语，即史托姆家乡的北德方言。

所说的，作为“玩鸟”来着。母亲睁着忧虑的眼睛，目送他们；孩子却对他亮光光的小帽子感到高兴，欢天喜地踏过窄跳板跑到甲板上去。他为自己高兴，现在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水手了，而且暗暗地告诫自己说，要做相当得力的助手。他们一清早就出发了，现在蓝色的东海上，中午的阳光照耀着他们，船儿只是顺着和煦的夏风慢悠悠地前进。饭后，在船长上房舱进行午休之前，他把海因茨交给船上侍童照管，这些侍童正在甲板上忙于把拉断的绳索拆成几股，这个孩子也接受到几根绳头，他一个劲儿地把绳头接在一起。

大约一小时之后，汉斯·基尔希又从他的房舱出来，还一半迷糊地唤道：“海因茨！来吧，海因茨，我们要喝咖啡喽！”可是，男孩子听到这叫喊既没有来，甚至也没有回答，代替它的，从船首桅杆那边却传来了一阵童音的歌声。汉斯·基尔希脸色苍白得像死人一样，因为在那儿，差不多最外面的顶端，他瞧见了他的海因茨。在顶风的那一头、男孩子坐在那儿，满舒服地靠着那无力地鼓起的风帆，仿佛他在这儿从事公余的休息。当他觉察到父亲，他便亲切地对父亲点点头，随后满不在乎地唱下去，同时水在船首哗啦啦地响；他一双大大的孩子眼闪闪发亮，他黑褐色的头发在和风里飘动着。

汉斯·基尔希却站着一动也不动，被吓得不知所措而瘫在那儿。他只知道，在那微弱的气流中，船帆飘动得多么轻，眼看着孩子会掉进水流深处。他想叫喊，但喊声却在牙齿中间窒息住了；孩子像梦游者似的，必须听其自然；

随后他又想把小艇放下水，划到船首去，但他又把这种念头放弃了。这时，男孩子自己来个决断，歌也唱够了，现在想到他父亲身边来，把自己接的绳索拿给他看。他转回来时，当心沿着那依旧吹到一边去的船帆下边缘走，一只海鸥在高空中鸣叫，他抬头瞧，然后安详地继续爬。汉斯·基尔希屏息站在房舱旁边，他的眼睛跟随着他孩子的一举一动，恨不得用目光把孩子牵住。这时，船儿几乎觉察不到地转变方向，他突然转过头来：“左舷！”他向舵工那儿嚷道，“左舷！”，恍如他的胸口要爆炸一样。那掌舵的汉子随着便用手轻轻一按，那船帆的下沉的亚麻布重新胀满了风。

同一瞬间，男孩子兴高采烈地在甲板上大蹦大跳，现在在他摊开两臂向他的父亲奔过来。这位饱经风浪的人，两排牙齿还上下敲打着，“海因茨，海因茨，下次再不允许这样干了！”他不停抽搐地把男孩子按在身边，可是那被克服的恐惧却转成对自己孩子的愤怒。“再不允许这样干了！”他把这句话重说一遍，他的嗓音现在带着一股压抑的怨恨。他的手举得高高的，好像想对着男孩子身上落下来，而男孩子诚惶诚恐地仰瞧着他。

这一次不止是达到那步田地。船长的愤怒跳到船上侍童的身上，那侍童正想以懒散的样子从他们身边溜过去，小海因茨却睁着惊恐的眼睛看到，他的父亲怎样用最残酷的手段来惩罚他的朋友于尔根，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
次年春天，汉斯·基尔希又一次想带海因茨上船去，海因茨却躲藏起来，当他终于被找到，只好硬着头皮坐在甲